

從兩本新書談起

鍾肇政

並簡介陳少廷著「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

今年六月間，我幾乎同時地收到兩本書，一本是陳少廷著「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另一本是宋敏鎬著、金學鉉日譯的「朝鮮的抵抗文學——冬的時代的證言」。這在個人來說，實在是件非常巧合的事。

我說巧合，不僅是指收到此兩書的時間而言，而是更指這兩書有許多巧合之處。首先，這兩本書是幾乎同時出版問世的，而內容則更有其雷同之處，寫的是臺灣與朝鮮這兩個曾經同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地區的新文學，從發軔到轟轟烈烈地以作品為手段來表達的反抗意識——反抗舊時代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以及反抗侵略者統治者；而尤以後者為敘述的重點所在。

在近代史上，朝鮮人與臺灣同胞曾經走過一段同樣的坎坷路程，國土淪為異族的殖民地。臺灣淪日是在一八九五年，「韓日合邦」則是在一九一〇年，而同樣於一九四五年光復。淪陷期間雖有長短之分，但兩者所受到的異族的欺凌迫虐，則如出一轍。

中韓兩國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等一類說法，我們久已耳熟能詳，不過一般而言，我們對韓國的種種，知道得實在不够多。這次我有幸比照着這兩本書來讀，對朝鮮的歷史、地理、民情、風俗等各方面，都獲得了一個概略但甚為具體的認識。我驚喜地發現到，原來朝鮮人實在是一個充滿矜誇、充滿正義感，也充滿強烈的民族精神的民族，與我們中華民族，不愧是同文同種的兄弟之邦。

在日帝的彈壓下，朝鮮的文學家們除了極少數的所謂親日派之外，都表現了他們的大無畏精神。他們寫的詩歌、小說，以及辦的刊物，經常地在「檢閱制度」下受着橫蠻的阻擾，查扣、停刊命令，簡直成了日常茶飯事，甚至作者、發行者還屢屢受到拘捕，飽嘗鐵窗風味，而他們仍然能够前仆後繼，把一篇一篇的詩、小說寫下來，把一本一本的書刊付印。坐牢的刑滿出獄後，依然照寫，一個個成了民族的歌者，朗聲吟唱他們不畏強權、永不屈服的凜然之氣。這一切，正也是在「臺灣新文學簡史」裏可以看出來的我們臺灣早一輩詩人作家當年靠一枝筆來與日帝周旋的經過的寫照！

筆者已經決定將這本「朝鮮的抵抗文學」譯出來公諸於世，在若干時日之後，當可以完整的方式將此書呈獻給讀者們。在那以前，多談此書，恐怕是不十分相宜的，因此這兒不擬多介紹，不過可以說的是此書確實把韓國近代文學的全貌相當深入地介紹過來了。前面已說過，我們對朝鮮的瞭解實在太有限，尤其此時此際，我們對這堅強而有為的隣邦，實在有多加一層認識的必要，這也就是我願意翻譯此書的最大的目的。

陳少廷的「臺灣新文學簡史」為當前的一本極有價值的書，想來看過的人當不會否認。一部臺灣新文學史，其實不但是一部臺胞反日抗日的文學史，甚而還可以說就是臺胞反日抗日運動史的一環。本書把這其間的情形，做了一番非常扼要，也非常精當的整理與記錄。

臺灣光復已卅二年，至今還沒有一部較完整的臺灣歷史、臺灣淪日五十年史，而文學史則更在千呼萬喚之中，始出來了這麼一本。這一點，對於關心臺灣的過去、現在、未來文學發展的讀者而言，實在是值得興奮、鼓舞的一件事。

臺灣之有新文學運動，我們知道主要是受了祖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五四運動發生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這一年秋間，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們組織了「聲應會」、「啓發會」，這是臺灣的近代民族運動的最早民間團體，雖然相繼失敗，却也招來了成立於次年的「新民會」，展開了民權運動，即「六三法案撤廢運動」及「臺灣議會設置運動」，並創辦「臺灣青年」雜誌，於是臺灣的新文學運動不但有了開展的心理基礎，並且也有了實際萌芽的活動舞臺。

筆者很奇異地發現到，發生五四運動的一年，正也是朝鮮淪日後第十年，由朝鮮的愛國志士發起的擺脫日帝統治的「獨立運動」——一般稱為「三一運動」——發生的一年。三一運動在朝鮮近代史上，等於是我國的五四運動，運動情形壯烈而熾熱，對其後朝鮮歷史影響至為深遠。當時，臺灣與朝鮮同為日帝統治下的殖民地，兩者堪稱難兄難弟，臺灣之有始於「聲應會」之後的一連串民族運動，以致開啓了新文學運動，除了受到祖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之外，朝鮮的三一運動當也構成了不小的鼓舞。這雖然祇是筆者個人的推想，但應該是不算太離譜的吧。

臺灣新文學萌芽之後，成長迅速，除了「臺灣青年」之外，陸續有新的報刊出現，從啓

蒙性的反封建、反舊文學，到白話文運動，以及臺灣話文與鄉土文學論戰等，循着一條軌軌次第開展，造成了臺灣文學運動的高潮。

這裏所說的一條軌軌，它的指向究竟是什麼呢？不用說那是民族精神。唯有亡國的人，才知故國的值得懷念；唯有被迫與自己民族割裂，才益顯民族精神的令人憧憬。這樣的新文學運動，當然不會為統治當局所容。日閥露出了獠牙面目，運用種種辦法來彈壓。到了戰爭期間，白話文、臺灣話文統統遭禁，作家們祇好被迫用日文來寫作。文學作品中的民族意識與反抗意識，也次第地遭受被鏟除的命運。而那些與臺灣文學共存亡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英雄們，也從此一一從文學的舞臺上暫告隱沒。

幸好這段「黑暗時期」並不太長，不久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重歸祖國，陰霾一掃而光，重新迎來了光明燦爛的日子。陳著「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到此也戛然而終。

筆者以本書著者陳少廷先生素昧平生，從本書知道了他是一位政治學者，這就令人驚奇之餘，禁不住生敬佩之心，同時更難禁慚愧之忱。筆者的朋友之中，也有若干位私下表示過要寫臺灣文學史。當然，這件工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却不是簡單事，他們確實也在努力之中，而筆者更不忘每有機會就鼓勵他們應當及時開始具體行動，然而至今尚未有實績呈現出來，却也無由否認。在這當兒，本書的上梓也就益發地使人感奮了。

根據筆者所知，有志於臺灣文學的研究的年輕一輩學者，為數不少。筆者禁不住地虔敬致意，希望能在陳著「臺灣新文學簡史」的觸引下，早日完成這方面的煌煌巨著，在我們殘缺的學術園地上，補上光輝的一頁。

（陳少廷著「臺灣新文學簡史」，聯經出版社印行，定價四十五元）